

最是难言明月心

陪君醉笑三千场，不诉离殇。

她用生命留住爱情最美的风景

他用真心细怀语言最初的温柔

碎花暖暖

著

# 媚福

乱世绯闻系列 03

“后妈写手”【碎花暖暖】深度呈现感动千万的命运之殇  
段身世之谜，两番迥然命运，三重爱恨纠葛

阴谋？算计？坚守？背叛？  
江山美人各尽妖娆

一样的生死曲折，不一样的红颜绝唱


长相守，从此曲终人散，何以相守？孰能，相守？

珠海出版社



碎花暖暖  
著

# 媚福

 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媚祸 / 碎花暖暖著. — 珠海 : 珠海出版社,  
2011.7

(乱世绯歌系列 / 苏瑶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627-9

I. ①媚… II. ①碎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7872号

乱世绯歌系列 之 媚祸

©碎花暖暖 著

责任编辑: 潘杜鹃

装帧设计: 何 鹏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ns.net

E - mail: zhcbns@zhcbn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16

印 张: 66 字数: 60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1版

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20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627-9

定 价: 68.40元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## 【自序】

### ——不能长相守，唯有长相忆

《媚祸》这篇文是迄今为止最折磨我的一个稿子，也是迄今为止最难写的稿子。这个文断断续续写了足有一年之久。最初开始构思这篇文的时候，是我写文以来最为灰暗的时光。那时所有的自信和热烈，都被残酷的现实磨灭。

后来很偶然地，这部稿子得到了出版的机会，这不是我第一次出版实体书，却是我第一个古言文出版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足够的信心。

再拿起这个稿子重新写，自然没有了当初构思这个故事时的感觉。常常有人问我，你后面要怎么发展，或者你结局要如何设置，每每我都只能茫然地说不知道。想到哪儿写到哪儿，这便是我一贯的作风，所以当写结束时我才发现，这个结局与我当初写在大纲上的结局截然相反，就连中间的情节，都被我完全改变。

当初写这篇文，仅仅是为了圆自己一个梦。就连一开始的设想，也都是设计如何让他们大团圆结局。记得曾经一个读者说过：生活已经很残酷了，所以就让小说美好点吧。

甚至直到写结局的前一天，我心里的结局仍是以喜剧收场。但也许我骨子里就是个悲剧主义者，所以最后的结局并非按原先

设想，而是凭着感觉慢慢地走，慢慢地写，理所当然残忍地分开了他们。

一直觉得，离殇和明月爱得太累太苦，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，而上天给他们的又太少，原本这样的两个人，应该互相依偎给予温暖才是。可现世的残酷，经历了冷漠和无情，谁都没有勇气最先踏出那最重要的一步，甚至到最后，他们连相互说一声我爱你都变得奢侈。其实爱情本来的面目就何其残忍，我始终觉得，美好的爱情属于童话，而这个故事却不是童话。文中最后，明月为离殇而死，离殇将用一生缅怀，甚至记住那个清冷的女子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们真正在一起，一辈子也分不开，连死都阻隔不了他爱她的那颗跳动的的心脏。

明月死的时候，我没有难过，这是她最好的结局。她身上的枷锁太多，不如放她自由。

还记得那时，边写眼睛边酸涩，死死地把眼泪逼回眼眶里去。告诉自己，这样的结局是最完美的。她心甘情愿死在他的怀抱里，而他会记得她一生。或者来生，再来生。

套用文中的一句话，长相守，从此曲终人散，但若心存期冀，亦能相守。

碎花暖暖

2011年3月16日晚

# 目录



- 第一章 无情不似多情苦 / 001
- 第二章 相看好处却无言 / 021
- 第三章 一杯销尽两眉愁 / 039
- 第四章 笙歌散后酒微醒 / 063
- 第五章 花开花落两相知 / 085
- 第六章 玉树琼枝作烟萝 / 113
- 第七章 画堂昼寝无人语 / 141
- 第八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/ 167



# 目录



第九章 明月清风伤别恨 / 189

第十章 但愿君心似我心 / 207

第十一章 得成比目何辞死 / 221

第十二章 愿做鸳鸯不羡仙 / 237

第十三章 一注情深深几许 / 247

第十四章 为君沉醉又何妨 / 265

第十五章 从此无心爱良夜 / 277





第一章

无情不似多情苦



## 1. 代嫁

北风肆虐，整个京都银装素裹，白茫茫的大地泛着点点冷意，夏侯明月敛了敛自己的衣襟，满脸默然地踏入府中。她从不曾唤这个地方为家，只因为从来没有感受过那样的亲情，家于她来说，不过是个可以片刻安歇的地方。

夏侯府恢弘的大门前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里面宾客满堂。无不显示着热闹非凡。她，夏侯明月，只是府中的小小庶女。她的姐姐夏侯明雪，知书达理、温文尔雅，自然赢得大人物的欣赏和称赞，而她永远只能站在她身后，被她的光芒所掩盖。

眼里的恨意徒增，夏侯明月慢慢进了喜房，今日就是夏侯明雪的大婚之日，嫁的是当朝太子。然，太子自幼体弱多病，更传言十五岁起就从未踏出太子府半步，其神秘气息遍布整个赢朝，却没有人能真正知道这其中种种。传闻太子离殇，至今未娶，夏侯明雪进门，便是东宫之主的太子妃，此等荣耀，岂是一般官宦之家可比。

冷寂的屋内没有一丝人声，她在夏侯明雪身后站定，明雪神色未有半点喜悦之色。她知道夏侯明雪并不开心，她的心，早已遗失在那年秋天，青石桥上笑靥明媚的男子身上。

明月目光淡漠，紧咬着的下唇微微感到些许腥甜：“姐姐若是不愿意，就由我代嫁吧。”

着凤冠霞帔的夏侯明雪突然转身，眼里的惊讶一闪而逝，明月看到她眼中的欣喜似是被强压下去，便见她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明月，我怎可将自己的不幸强加在你身上？皇上赐婚，若是让你代嫁，有朝一日暴露天下，便是杀头的大罪，我怎能如此自私。”

她敛眉，自是看得出夏侯明雪心里的百般挣扎，她不愿意嫁入那深宫之中，然，圣意不可违，她只能强迫自己。

“可是姐姐，皇上的圣旨，并没指明究竟是长女还是庶女，明月愿意为姐姐代嫁，只求姐姐能答应明月一事。”夏侯明月目光安详，笑望着她。

夏侯明雪的心渐渐动摇，她终于取下头上厚重的凤冠，目光凄凉：“明月，你当真愿意，进入那深宫之中吗？”

夏侯明月心里冷笑，衣袖下的素手紧紧握住。她不愿意，可是她要知道她是谁。那深宫之中藏着关于她身世的惊天秘密，她怎能错过这样大好的时机呢。

“姐姐只要答应明月，日后好好侍奉父亲。”她假意惺惺，连自己都觉得厌恶。

夏侯明雪脸上苦笑尽显，她终于还是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私念，抬手慢慢将自己的喜服解开，里面，是她平日里所穿的白色衣衫。

“明月，那便委屈了你。姐姐，对不起你。”她深知太子体弱多病，不知何时便会离开人世，而后宫之中的规矩却是，妃嫔殉葬，不管品级高低。

夏侯明月莞尔一笑，从容地将喜服披至自己身上。沉重的凤冠将所有未知的忐忑一并压下，此刻，她不是明月，而是明雪。

大红喜帕遮住明月沉静的素颜，她看不到周身的一切，只依稀听到门被推开，而后她被搀扶着上了车辇。临走前，分明感到一束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许久。她知道那是明雪，夏侯明雪，她一定是在愧疚，同时也在担心她日后的生活，会是何种的艰辛。

车辇颠簸，明月紧握着拳头安静坐于软榻之上。太子离殇，她自是听说过的，从小体弱多病，直至现今，从未干涉过朝政，而皇上，却固执地意欲将帝位传于他，惹得诸王蠢蠢欲动，朝纲日渐混乱。

明月宽大衣袖下的手慢慢握拢，手心渐渐冒出冷汗。然而已经别无选择，现在的她没有后路可退，只能咬牙向前。她要知道她是谁。从很早的时候明月就知道，她并非出身夏侯府的千金小姐，所以她可以理解为何自己从来不受宠，而她无意间听得，原来她自小就是从宫中被抱到夏侯府的，自然，想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只能进入那个樊笼般的皇宫。如今是最好也是唯一的机会。

凛冽的寒风从微启的珠帘处吹进，明月不禁一个轻颤，身上渐渐升起一股凉意。车辇之外热闹非凡，人声鼎沸，不消片刻便停了下来。

喜娘掀起珠帘将她从里面搀扶出，慢慢地走入太子府中。金碧辉煌，灯火通明，她想该是异常恢弘壮丽，然，大红喜帕下的她看不真切，只能低首不语。

夏侯家没有一人进宫参加喜宴，她也乐得轻松，繁文缛节之后就被搀扶进了内殿，带着淡淡的药草味道，有些好闻。

夏侯明月不禁闭上眼睛，享受这样细微的安宁。喜娘将她扶至床榻，而后悄然退下。偌大的宫殿瞬间便只剩她一人，她忽然感到惊慌，竟是没有了刚才的镇定自若。

窗外的冷风轻轻流淌过她周身，裙角微微飘荡，红烛摇曳在风中，散发出诡异的光芒。细碎的脚步声忽而传来。她紧张地坐直身子，该来的总是要来，便敛了敛心神，慢慢镇定下来。

## 2. 新婚

镶着金丝边的黑靴，忽然出现在夏侯明月眼前。喜帕之下的她看不到眼前的人，却仍旧能感受到是个气宇轩昂的男子。然，许久之后，他并没有挑开她的喜帕，夏侯明月有些奇怪，对眼前的男子忽然好奇起来。离殇在整个嬴朝都是谜一样的存在，她从不否认，自己对他的好奇远远大过对这个皇宫的好奇。

凉风徐徐，红烛在静谧的空气中发出噼啪的声响，诡异而又寂寥。夏侯明月的指甲被深深地嵌入掌心之中，感觉到阵阵刺痛。

忽地，头上的喜帕被人暴戾地扯开，飘然落到地上。她抬头，对上的是一张英俊却又鬼魅的笑脸。这个男子的身上散发出来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让她忍不住地轻轻颤抖。这便是传说中身患重疾的太子离殇吗，可是为何，他看上去竟是与其他男子无异，体格强健气质卓然，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沿着她的轮廓在脸上细细划过，薄唇微抿，却不曾说一句话。

珠帘在微风的吹摇下发出碰撞的清脆声音，寒意袭遍夏侯明月的周身，她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男子，心里没由来地开始恐惧。然而，她必须镇定，她是夏侯明雪，而不是夏侯明月。此刻，她是他名正言顺的妻。

“夏侯家的女儿，也会有这样偏犟的眼神吗。”离殇戏谑的声音慢慢回荡开来，映入耳中却是分外不舒服。他的眼里是不容人忽视的高傲之色。

夏侯明月敛眉低头不语，这个时候，沉默便是她最好的保护层。从他的神情看来，似乎是对于夏侯家并没有太多好感。

下巴被狠狠地挑起，他的笑意更加肆无忌惮。夏侯明月仿佛看到了那年秋天，那个会对她微笑的男子，温润如玉，曾经让她几近迷失。

理智在下一刻快速地映入她心里，暗自镇定，她告诉自己他不是他，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，是嬴朝最为神秘的继承者，他是离殇。带着鬼魅气息的阴鸷男子。

“夏侯明雪。”离殇的眼睛微微眯起，危险的气息流淌过他的眼眸，他的薄唇轻轻蠕动，吐出有些醉人的气息，暖暖的，而又带着些许的湿意。

夏侯明月感到脖间忽而一凉，下意识地低头，发现领口处不知何时被撕去了一块衣襟，她惊慌地抬起头看向面前的男子。

下巴骨忽地一痛，夏侯明月眉心紧皱，抬眸望向离殇。这个男子的笑容这般温润，然而眼神里的光芒确是阴霾，仿佛阴暗得从不见天日。可是离殇，他难道不该是体弱多病的吗，为何他的力道如此之大，就好像可以生生将她捏碎一般。

“我的太子妃，若不是聪明伶俐的，一向活不过一年。”森冷的声音划过，夏侯明月心口一震，然，脸上却是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地绽放出一丝笑意来。

她看到离殇眼中一闪而逝的震惊。他邪魅的笑容微微一顿，手下却加重了力道。夏侯明月忍住疼痛，轻声笑道：“太子无须这般，明雪还想保住自己的性命，断然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的事情来。”

离殇看了她许久，她看到他眸里那一抹阴霾后面的澄澈，这个男子，若是不那么满脸阴霾的话，大概也是一个好看明媚的男子。

她忍不住轻叹口气，怪不得太子宫内无一妃嫔，原是因为她们守不住自己的嘴巴吗。可是为何，他要这般欺骗着天下，明明健康无虞，却谎称身染重疾，让人遐想纷纷。

离殇看着夏侯明月满意一笑，终是放开她的下巴后退一步，他双手抱胸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女子，眼神高深莫测，让她无法看透。

这个男子讳莫如深，如若想探寻有关于他的一切，便会到达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。而她不想，她有自己明确而清晰的目的。那么他的事，她自然会绝口不提。

许久之后，青萝帐上的流苏微微摇曳，她坐立难安，始终不敢再抬头看他一眼。下巴骨依旧疼痛，而她没有半分反抗的气力。在他面前她该是卑微的，这样才能保住自己。

空气里弥漫着诡异的气息，离殇站在那里不曾说话，似是思考着什么。这样尴尬的气氛是她从未经历过的，而她的面前，还站着这样一个陌生的男子。

衣袖忽地一挥，红烛明灭，黑暗中的离殇转身离开新房。夏侯明月顺着他的方向望去，屋外他修长的身影还倒映在窗上，在风中摇曳着。她的心口又开始疼了起来，手指紧紧地抓住身下的被褥，再也抑制不住地闭上眼睛。这个太子宫太过可怕，她仿佛已经可以预想得到以后的日子，会有多么复杂不堪。可是没有后悔，她淡然地笑了笑，这便是她的选择，她夏侯明月赌掉自己终身幸福的选择。

### 3. 皇后

翌日清晨，鸟语花香。夏侯明月在宫女的伺候下早早地就穿戴整齐。服侍她的宫女名叫香菱，看似极为聪明伶俐。明月对她笑了笑，聊表谢意。

走在皇宫内青石铺成的小道之上，心里渐渐地紧张起来。按照宫中规矩，新婚第一日是要去向皇后和各路妃嫔请安的。然而夏侯明月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场面，心下茫然失措，却无人可以帮助她。从昨夜离殇甩袖而去到现

在，她再没有见过他，他神秘得让人不容窥探。

“太子妃，进入凤临宫的时候，只需请安便可，切不可多言。”一直跟在身边的香菱忽然出声提醒她。

夏侯明月微微一震，笑着点了点头。如今除了香菱，她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的人，如若连她的话都不信，当真是独木难支了。

凤临宫便是当今皇后王皇后的寝宫。恢弘壮丽，比太子宫还要大上一些。夏侯明月低眉敛目地听着太监们一串串的通报声，唇边微微冷笑。这宫中的规矩，她当真是难以理解，然而讽刺的是她却出生在这里。

“皇后娘娘有请。”一个与香菱同样打扮的宫女忽然走出来对她说道。

夏侯明月一愣，随即笑着跟她入内。大殿之上，雍容华贵的女子一身红色锦服倚靠在软榻之上，左右两侧皆是光鲜亮丽的女子，珠光宝气，大概便是妃嫔了，然而她不认识，只能依稀分辨，正座之上的女子，确是皇后无疑。

微微欠身，夏侯明月轻声道：“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

高座之上的女子拿起手边的茶杯轻轻呼气，似是随意地说道：“太子妃今日第一次进宫，许多规矩日后还是要慢慢教的，便自己看着点多学学吧。”

“臣妾谨遵娘娘教诲。”她不喊她母后，因为离殇并非她所出，离殇的母亲在他满月后死于疾病，所以很小的时候，离殇就是一个人，十五岁之后更是连太子府都不曾踏出一步。这些，都是在来的路上香菱告诉她的，她不知道香菱为何告诉她这些，但是她在香菱的眼里看到了真诚。香菱是真的希望她好。

王皇后并不说话，轻啜着自己手中的茶杯，而夏侯明月亦是低首站在原地。反倒是候在两边的妃嫔，对她笑着道：“太子妃果真是国色天香，早闻夏侯大人的女儿不一般，如今看来当真是世间少有，如此素雅别致，臣妾们

真是甘拜下风。”太过虚伪的奉承，她却只能笑着接受。

王皇后终是放下手中的茶杯，清冷眼神望向夏侯明月，挥了挥衣袖对她说道：“站在你左侧的，是三皇子贤王的王妃，站在你右侧的，是五皇子墨王的王妃，想必你都还不认识吧。”

“多谢娘娘提点，臣妾会牢记在心。”三皇子和五皇子，无一例外都是皇后所出，这两个王妃自然是与她比较亲近的。只是这日后的皇位之争，怕是会越演越烈了。夏侯明月暗自压下自己莫测的些许想法，这些都与她无关，她自然不需要去想太多。

王皇后锐利的目光扫视过夏侯明月的全身，她蔻丹上的指套修长尖细，慢慢地起身，在身边太监的搀扶下走至夏侯明月面前：“太子妃跟本宫来，两位王妃暂且退下吧。”

夏侯明月心里微一哆嗦，看着那两个妃嫔兀自退下。她求助般的眼神飘向殿外的香菱，香菱对她微微一笑，那样自信的笑容，就仿佛她有足够的能力应付面前这个皇后。

风临宫的后院之内，凉亭里摆放着些许糕点，王皇后却站在凉亭之外，双眸看向远处的海棠，朱唇微微地向上飞扬，漆黑的发丝被凤冠高高绾起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女子，然，却透露着太多阴鸷的气息。就仿佛是，和离殇一样。如若不是香菱提醒，她当真会以为他们才是母子。

“本宫早就听闻夏侯家的女儿知书达理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与别的女子有些不同。”王皇后蓦然开口，语气平淡无奇，却透露着点点的神秘之气，那是夏侯明月所听不懂的话语。

她只能微微敛眉：“娘娘谬赞了。”

锐利的目光再次扫向夏侯明月，这一次她却碰巧与王皇后的目光撞在了一起，心里的惊慌被理智压下，她慌忙低头，不让王皇后看到她眼里的狼狈。不知为何，在这个女子面前，她不想让她看到哪怕一点自己的软弱。

“本宫希望你日后扶持好太子，太子身子从小便落下了病根，你一定要细心照顾着才是。”她的语气波澜不禁，可是为什么，这整个皇宫却会被离殇

蒙在鼓里呢，他明明那样健康，却要让人以为已是病入膏肓，这又是为何，夏侯明月想不通。

她甚至想不通这个有些假惺惺的皇后说着这样的话，恐怕在她心里是希望离殇早些死去的吧，这样，她的皇子才有更多的把握踏上那帝位。始终都低垂着头，夏侯明月将自己的思绪小心地掩饰在眼底，而后，恭敬地回答：

“太子是臣妾的夫君，臣妾定然会好生伺候着。”

王皇后微微点头，走至凉亭内的贵妃椅上坐下，修长的手指划过石桌，她貌似漫不经心地说了句：“从前的太子妃，皆是不到一年便死于非命，本宫倒是希望，你能长一些……”夏侯明月心里轻轻一抖，忽地想起了昨晚离殇的话语，身上渐渐生出凉意，他们的斗争，恐怕已经是有些不可开交了吧。

她低头不语，假装没有听到。

“本宫乏了，你跪安吧。”

“是，臣妾告退。”她欠身行礼，低首离开后院。

前殿的香菱看到夏侯明月，脸上的焦急瞬间消退下去。她无力地对香菱笑了笑，按原路返回。

#### 4. 谜团

太子宫内安静异常，明月看向正殿之中，虽也是恢弘壮丽，里面金碧辉煌，却没有凤临宫那般大气，候在殿门口的宫人几乎三三两两，她这才发现其实太子宫的宫人仿佛少得可怜，几乎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碰上一个。这是她在进宫前没有想到的。

路过书房的时候，夏侯明月还是忍不住停下了脚步，花香四溢，带着淡淡的药草味道。她知道离殇虽然看上去健康，然，还是需要药草调理。她不知道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，没有人告诉过她。她也不问，知道得越多，越能给自己带来麻烦。

书房里面安静得诡异，夏侯明月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如若不是里面传来微微的咳嗽声，她大概会误以为房中无人。低头轻叹一声，她提步正要离



去，却被里面忽而传来的声响止住脚步。

“太子妃既已经来了，何不进来坐坐？”离殇的声音太过冷峭，可以让人不寒而栗。夏侯明月脚步硬生生地停在了空气之中，然后转身，走进书房。

书房内书香气十足，离殇身着玄色锦袍，闲逸地坐在桌案后，手上依旧捧着尚未看完的书籍，邪魅的笑容挂在嘴角。

夏侯明月几乎要眩晕，一个男子，怎可以有这样妖冶的笑容，他好看的双眸却是那样冰冷，看不到一丝情感。

离殇，是否你的心里承载着太多悲伤，所以要用这样的假象来掩饰呢？她的心口有那么一瞬间的疼痛。

离殇放下手中的书，双手抱胸笑望着夏侯明月：“我听说，你去风临宫请过安了？”

她低头轻声回道：“是，明雪听说这是宫中规矩，若是不去，怕会有失礼仪规矩。”她答得得体，不给他一丝可以嘲笑讽刺的机会。

他忽然微微一笑，起身走近夏侯明月，挑起她的下巴，如昨夜般，她的下巴骨处还依稀地有些疼痛，若是他再用力，她不敢肯定是不是会碎掉。然而，预想之中的疼痛并没有来，他的眼神忽然变得认真起来，仔细地看夏侯明月，让她毛骨悚然。

离殇的眼神，就算是这样认真，还是让她觉得危险。她惹不得也靠近不得，所以只能远远地逃开，避免与他之间的一切关联。虽然，如今的她是他的妻子，然而却是这样无力而又无奈。

离殇却是突然笑了起来，认真的眼神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戏谑：“明雪想不想知道为何我前两个太子妃皆是活不过一年。”

明月敛眉回答：“殿下若是想说，明雪自然洗耳恭听。”

“夏侯明雪，你很有胆识，光是这一点，我就认为你会比她们活得更长一些。”离殇狂妄的笑容响彻安静的书房。

她轻轻一笑：“明雪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太子殿下的夸奖呢。”

离殇笑着摇了摇头，终是有些严肃地正色道：“夏侯明雪，你知道在宫